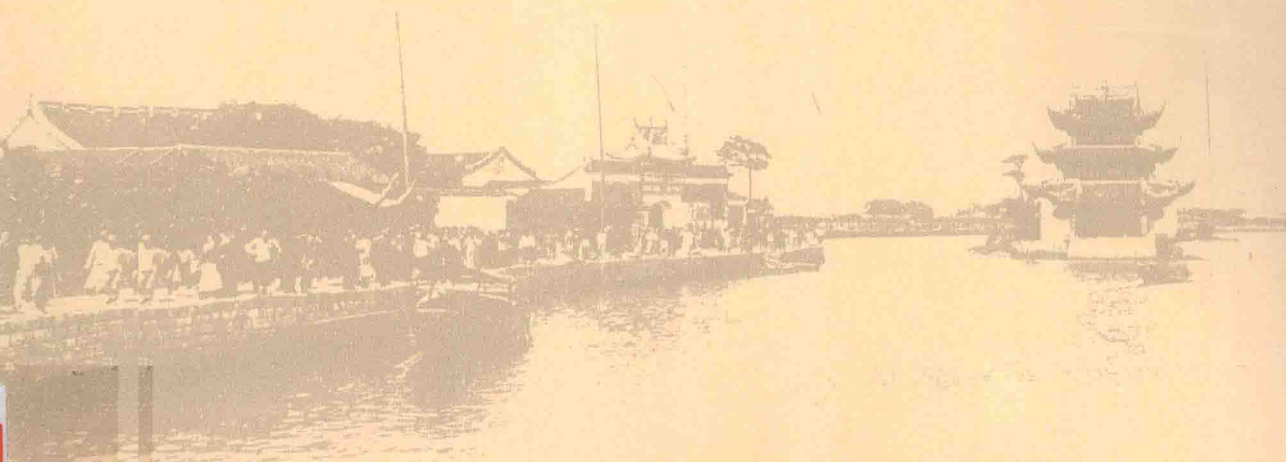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红与黑

呼唤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长篇小说

呼唤 著

红与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 / 呼唤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339-4386-8

I. ①红… II. ①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3951号

责任编辑 邓东山
责任校对 杨爱英
装帧设计 水墨
责任出版 朱毅平

红与黑

呼唤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数 323千字
印张 19.75
插页 2
印数 1-10000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86-8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引子

钱江新城高档住宅区。一个四代同堂的家庭。儿、孙、曾孙们正在家里为八十二岁高龄的周慧敏庆寿。

这套住宅精致有加。约四十平方米的中堂，中国传统风格的装饰。厅堂里摆着黄花梨木做的桌、椅、柜子，显得凝重又大气。

厅正中的长方形茶几上，放着一盆似火一般红的芍药花，那是儿媳魏菁送的。孙媳妇和牙牙学语的重孙子，呈献的是又大又好看的寿桃。

周慧敏坐在黄花梨木沙发上看电视。儿子孙崇明坐在旁边。

突然，电视新闻频道播出一条令老人振奋的消息——正在中国参加国际会议的各国政要，穿上国家领导人赠送的中国丝绸服装，拍合家欢照留念——这些服装是本地七彩丝绸服装集团设计制作的。

妈妈，这消息是儿子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七彩集团董事长就是孙崇明。他用数码遥控器将电视画面定格。侧身从茶几上拿过一个精美纸盒，双手捧着给妈妈。

这是……

礼服，和电视上的礼服同款。

周慧敏打开盒盖，一件红色的织锦缎衣服似一片霞光映红了她的脸。

妈妈穿上衣服，孙崇明拿出红色织锦缎唐装，帮助妈妈穿上。扶着老人起身，走到定格在各国领导人合家欢画面的电视机旁合影。

周慧敏喜极而泣，拉着儿子的手，感激地晃来晃去，说：妈妈的宿愿，在你这一代终于实现了！

这时，小孙子孙欣重手重脚地开门进来了，脸上还气呼呼的。

你干什么？来晚了还板着脸，不像话！孙崇明责备儿子道，快向奶奶

赔不是。奶奶刚才正高兴呢。

奶奶！祝你快乐，长命百岁！

孙欣上前俯在奶奶跟前，打开随身旅行箱，拿出了吴州粽子、玫瑰酥糖、南浔定胜糕、糯米锅巴、烘青豆，还有塑料盒打包的千张包子、生鲜吴州大馄饨。

奶奶，喜欢不喜欢吃？想吧？

周慧敏开心地抚着孙子脑袋，说：真孝顺。又问：是不是为奶奶去吴州买这些，路上遇到问题了？

奶奶的眼睛好像能洞察一切。孙欣说——

路上遇到一辆红色法拉利车超速，强行超我车时发生刮擦，那车不停不看，扬长而去。我只得报警。高速交警在前方服务区将法拉利车拦下。

等我的车赶到时，交警正要对车主进行酒驾毒驾测试。那车主二十刚出头，居然傲慢拒绝。嘴上还骂骂咧咧的，指责交警碍事。争执时甚至动手打了交警。

交警说：不管你是“富二代”还是“红二代”，抗拒执法就要扣人扣车审查。那年轻人急了，就打电话不知道给谁说了什么。二十分钟后，来了是一大卡车武警。

势单力薄的交警立刻向省公安厅报告。公安厅领导向带队武警中尉了解情况。我们才从武警中尉的报告中知道，那年轻人向父亲——某省省党委副书记赵怀宁谎报，在高速路上被劫持，所以引起误会。中尉表示当即撤回。

那服务区前后公路堵塞，赶来看热闹的人很多，影响太恶劣了！所以我来迟了。

赵怀宁！周慧敏对儿子孙崇明说，应该就是赵伯永的儿子。

那是“红三代”了。

不，是“红四代”。赵伯永的父亲赵少康，是你外婆的革命领路人。

孙崇明说：这家伙太不争气，给红色家庭丢脸。

周慧敏感慨万千，现在西方鼓吹“颜色革命”，记得我年轻时，美国有个政客预言，“和平演变”的希望，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

周慧敏异乎寻常地看着孙子孙欣。

孙欣不安地说：奶奶，你也是“红二代”？你该和我们说说往事。

周慧敏被孙子的建议触动了，眼睛激动得发亮。说：是该讲给你们年青后代听听了。

孙欣说：奶奶暂停。

他去拿来摄像机架好了，见镜像里显出周慧敏清瘦秀气的脸，这才说：奶奶开始！

周慧敏说：这些日子，我在看母亲留下的日记本，感慨万千，常常彻夜难眠。我可不是天生的“红二代”，我父母亲的经历是又“红”又“黑”……

我走了，决意离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家。

沿河两岸的田野风光旖旎。由青泛黄的稻禾涌动着时绿时黄的粼粼细浪，涌浪之间常常会耸立起一株乌柏树，树叶似点燃了火炬火红火红，一阵阵温热冲心底而来。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走啊，待在那个没有温暖的家里，丈夫周公瑾除了行医，眼里只有高贵冷艳的青花、明瓷，散发出浓郁樟木气的书画，还有那些从楼板一直竖立到地上的蟋蟀罐架，罐里的蟋蟀，从早到晚此起彼落地嚒嚒吟唱。

嫁了如此无聊的男人，和他论理根本无用，这个周家老爷我行我素，说声你嫌烦？捧着个蟋蟀罐就走。尔后，伴在他身边的必是那个不知道廉耻的章子仪！

新鲜的莲蓬，买刚摘的莲蓬——

船舱里一个小女孩清脆的叫卖声，让她心头一震，家里有牵挂！女儿芍药！我走了以后怎么办？

本来想的就是走！现在突然想到了何时回。要周公瑾怎么个做法自己才可回……

秋日，午后的阳光灿烂又温暖。厅堂里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色泽温润的黄花梨木八仙桌上，放着几只蟋蟀罐，正中那只蟋蟀罐，黝黑发亮、沉稳大气。两个中年男人兴致勃勃地看着罐里斗蟋蟀。

你肯定输了。说话的男人，精瘦的脸上两只眼睛熠熠闪亮，撩拨着罐中的蟋蟀，你的虫……肯定完蛋，嘿嘿嘿……

周医生……客厅里闯入一个护士，看到这场景欲言又止。

周家上下、医院内外谁不知道周公瑾医生脾气坏，他说话做事时谁也不能插嘴干扰。他最喜欢养、斗蟋蟀。这时候去打扰，家人要挨骂招打，员工说不定就得卷铺盖走人。

蟋蟀罐里，周公瑾那头大黑青牙勇猛异常，振翅高唱着扑过去，对方那头俗称拖肚大将，身坯不小却节节败退。

他不无得意地斜睨着护士：没看到我在忙啦……哈哈哈哈哈……有什么事情找我？

妇产科有难产——

这都要来烦我！妇产科医生都死了？

他们处理不了，陈医生又——

陈医生，对，叫陈医生去！

陈医生今天没上班。

什么？陈医生没上班！她病了？我怎么不知道？他脸色大变。

这个时候你还不哇哇大叫！人命关天！小姑娘。

周公瑾扔掉蟋蟀草就往外走，扭头丢下一句话：孙先生便宜你了！

边走又边叫用人：张嫂去找太太，找到那个摆架子的陈医生！

筋疲力尽。周公瑾斜躺在办公室的体检床上，心里从未有过的空落落。陈青萍究竟去哪儿了，一声不吭莫名消失。这才是平日里忍着，某一天突然发作，做出傲骨凌人举动的可怕之处。

一双手柔情蜜意地在身上抚摸。不用睁开眼睛，周公瑾也知道是护士章子仪。她最善解人意，声音甜美，句句中听。就是这个女人像藤缠树一样，缠手缠脚把自己弄迷糊了。

此刻他只觉得烦躁，充满怨意地摔开她的手吼道：你给我滚！

章子仪吓一大跳，白皙的脸上顿失血色。僵硬片刻趴下了身，俯在暴怒的男人脸上，喃喃细语：骂吧，骂我，我是你的出气筒。泪水沾在男人的脸上，似灭火剂消减着对方的怒火。

周公瑾突然心中跳出一个问题：陈青萍会不会一去不复返？

他缓缓推开章子仪，起身走出去。章子仪忐忑不安地跟在后面。

从医院后门就能走进家里。他紧走几步，回头朝章子仪嘟囔道，你不

要来凑热闹了！

刚进家门，对屋里大喊：张嫂你马上到上海，去太太娘家把太太接回来！肯定在那里！肯定！

小火轮到上海已是黄昏。街道里弄纵横交错，行人匆匆穿过路旁摆开的各种小摊子、生煤炉滚滚而来的浓烟，还有那些蹲在地上眼睛打量着每一个来往行人的黄包车夫。

陈青萍不想直接回家。就要了黄包车，吩咐道：去四马路上。

车夫啰啰唆唆问：四马路上啥地方？热闹得很……

我到时候会和你讲，你只管拉。

夜色迷蒙的街景，商店的橱窗变幻无常，亮丽诱人。但激不起她兴奋。

车夫又在那里嘟嘟囔囔：太太四马路到头了，你……

停下！陈青萍心烦得很。下了车拎着随身携带的藤条箱信步游走。

一阵阵甜滋滋的焦香味袭来，突然让她想起了饿。从早到晚还没有吃过饭，她这时才感到浑身发软。循着焦香甜味，她看到一只烤红薯的炉子。小贩正用长长的火钳从炉子里往外拿烤得焦紫的红薯。

她买了烤红薯，拿在手上烫烫的不停地来回倒手。突然间，她看见那人力车夫正坐在车踏板上盯着她傻傻地笑，似乎是在琢磨，这洋气的太太也喜欢吃这种土货？

陈青萍乜了车夫一眼，径直走过去上车坐定。灵活的手三下五除二去掉红薯皮，一口口吃了起来。

车夫一时不会反应。

等我吃完了再走。

好说……车夫乐不可支，好嘎……太太。

车夫拉着陈青萍又任行一程后，忐忑问：太太究竟到啥地方，天黑了，要不找个旅馆先住下来……

住啥旅馆？我要回医院！陈青萍冲口而出，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医院前面就有。车夫兴起，紧跑几步停在路边一幢小洋房前。

陈青萍说：你以为我付不出车钿，随便打发，我——

她看着眼前这幢小楼，感到很亲切。青砖红瓦，宽宽高高的窗户，铁栅栏交织成玉兰花的图形。就像自己家的医院。

她扔给车夫几张钞票，下车急急地向里走去。

太太你找啥人？门房这一声，把她从似是而非的冥想中唤回。

我……

你看病？小医院没有急诊。

陈青萍下意识摇头。

你找人？医生护士下班了。

她还是摇头，缓缓转身欲走。

门房里那人从屋里追出来，突兀地来了一句：我们想招医生。

陈青萍喜出望外：真的？你怎么……看我……

我也是医生。同行三分亲，总有些感觉。如果你愿意我们聊聊。

那人白白净净的，三十岁左右。自我介绍说叫赵少康。说话时两眼直视着对方，又很有善意。是个阅历丰富，很有处世经验的人。

从何说起……陈青萍犹豫了。

陈青萍家在闹市区。家境小富。父亲是洋行职员，母亲是幼稚园老师。住的是法式公寓，红砖墙外爬满了茂盛的绿色植物，窗台上总是有盆景花卉点缀着。

周家人张嫂叩响陈家门时，里面陈青萍母亲正在弹钢琴，沉溺于音乐之声里的她，突然被噪声打扰，很不爽。

起身去开门，见是张嫂，一阵惊喜：你，张嫂来了！青萍呢？

太太没回家？张嫂呆若木鸡。

你是说青萍回来了，啥时候？

昨天就出门了！

昨天？！陈母拉张嫂进客厅坐下愤懑地说：又和你们周老爷吵架？

张嫂先把手提旅行袋放地上。打开拉链边拿东西，边说：这是老爷买给两老的，吴州诸老大粽子、震远同玫瑰酥糖、牛皮糖……

哎哟，你赶紧和我说，太太到底走到啥地方去了？

老爷说：太太回娘家了，肯定回娘家了。要我代老爷向两老赔不是，接太太回去。

你们老爷真是个书呆子！自说自话太太回娘家，青萍没有回来过！你可以到楼上几个房间看看。

张嫂不知道该怎么说，唠叨道，太太确实昨天一早上了到上海的船，老爷去船码头问过。

人呢，我要问你家老爷要人！昨天出来到现在人未看见，夜里住啥地方？这桩事体越想越心慌。陈母不安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老爷为啥要逼太太走？陈妈妈右手背向下拍着左手掌，愤愤不平。

我不知道。两个人这次都没有吵架，太太不声不响走了

陈母沉吟不语。她知道女儿脾气，平时心静似水，一旦忍辱含垢至伤心欲绝，做出的决断将无法挽回。

张嫂，你马上回去，让周老爷四处打听有没有人见过太太。我先到亲戚朋友家看看。再没音信……这世道不太平，只好到报社去发寻人启事，巡捕房报案。

太太真不见了？张嫂眼泪涟涟。

你家老爷！陈母自怨自艾，没话说，那么漂亮贤惠的老婆被打入冷宫，伤透心了！

……伤透心了。陈青萍用这句话说明自己离家出走的原因。

你家在上海，你可以先回家，说不定你丈夫明天就赶来接你。

陈青萍咬着嘴唇说：我不，我想在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先安顿下来。

赵少康很为她惋惜。想到这次任务虽然非常需要医护人员，但是也许结局很残酷。所以说：我们不方便留你

陈青萍急了：为什么，你们不是要招医生？

是需要医生，但是新开医院不在这儿。而且有些制度很严，你不合适。

医院里的制度我没有不适应的。

你有家……

你们的医生就没家？

也许是有家难回。

反正我也不想回家。

你再考虑一下。

我想定了。

陈青萍事后才知道，赵少康这短短几句话意味深长。

新开的广济医院在外白渡桥附近。外面看像个大户人家，原先有两扇厚重的木门，木门外又加装了两扇西式铁栅栏门。门里有个敞亮的大院，三层凹形建筑，底层挂号、付费、药房、化验、门诊一应俱全。二楼、三楼是住院病房。

穿白大褂的人不少，医生却很缺，只有八个医生，勉强挂出西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中医内科、中医外科、伤科。每科一夫当关。那个赵少康居然是院长兼住院主管大夫。

赵院长环视八位医生：各位，医院明天就要开张。要有思想准备，也许有的科会很闹猛，你们有分工，但都是全科大夫，哪科室需要，就要去帮忙。

陈青萍听从赵院长的建议，为避免有人打听纠缠，临时改名平一冰。

平医生，你管妇产科，要是病人不多，就帮帮儿科、内科。

这倒没什么。陈青萍不解地说，医院治疗力量薄弱，现在就要开那么多住院病房，你一个人应付得了吗？

阅历丰富的赵少康似被点了穴，做不出反应。他下意识看看其他人，自嘲讪笑：谁都知道我是院长。你要是体谅，就不要给我增加负担。嗯……真的，你遇到孕育难产，千万小心，好言相劝人家去大医院。

你不相信我的医术？

不、不！如你所说，我们医院治疗力量薄弱，刚开张要小心点。各位，我再强调一下，凡收治住院病人事先要经我批准。

周家陡起风波，太太出走，周公瑾顿失方寸。撂下医院的事不管，每天雇车往四方寻找。

周家二老爷周公明拉着三妹周丽娟一起到后院老太爷周天成那里告状：大哥老婆跑了，神魂颠倒，医院也不管了。

老太爷因为耳聋，向来超脱。又身居后院，对这些事一无所知。

情况弄清楚后，劈头盖脸一句话，竟是骂二儿子周公明：你没本事把医院的事扛起来，只会叫苦连天有啥用？你哥嫂不在，外科、产科不要开了。

医院关门？周公明低头支吾。

昏头！明天挂牌，我老太爷出山坐堂接诊。不是还有你这个医不好病，药不死人的中内科？当年医院刚开就这样。

周公明精神一振：老爷坐堂，明天满城晓得。小孩有病的爷娘都会来医院。

我只能坐诊半天，挂八个号子。撑个十天半个月，最终还是要老大撑场面。

周公明钩手扯着一直掖在身后的三妹，她扭扭捏捏地探出脸对老太爷说：大哥屋里要太平，没这么简单……

你知道点啥？

我……我讲不清爽。

那就不要讲。你们去医院准备明天的事。把张嫂给我叫来见我。周老太爷心里知道，儿媳青萍突然出走肯定有故事。

张嫂来了，周老太爷细细问她，近期也没发生过大的争吵。唯一不正常的，两人见面没话。

周老太爷沉思默虑，开出诊疗方子：一、看到有别的女人进大老爷房间，立刻来报，赏大洋一元。二、能寻得太太回家，赏大洋五元。三、过两天让周公瑾亲自去上海赔礼道歉，如果太太在娘家，不会不露面。

周老太爷安内又攘外。此次出山坐诊，确实气场非常。挂号费银元一元，还是抢破头。所有待诊病人一律等在两间屋之外不得喧哗，进屋就诊，病人不用介绍病情，周老太爷诊脉后有问再答。

周老太爷童颜鹤发，蓄着长须，脸似关公大老爷，让人肃然起敬。更让人信服的是他的医术，患者不用开口，他把脉后能将症状一一列举，然后开方、嘱咐。

眼前这男孩子面色萎黄。周老太爷手把脉片刻，便说，夜夜尿床泄阳气，心里又躁又害怕，所以人也萎靡不振。本来我一味独门药下去就药到病除，可如今要少安勿躁等上几天。

患儿娘急了，说：周老太爷，漏夜排队才挂着号，求你开方了。

药方开了没人造药，我年老力衰自己动手不得，只有周公瑾医生会制这味药。可是他有事不在，对不住了，等他回来我让他马上制药，然后派人送到你家里。你孩子的病稍等几天无妨。

周公瑾访遍四乡八邻，也未听闻有陈青萍的消息。他对这些地方是熟门熟路，每年夏日里都要来巡诊，顺便亲自动手玩玩抓蟋蟀。乡下人不会知情不报骗自己。这样就证实了码头上传来的消息，陈青萍去了上海娘家。

无奈，周公瑾遵父亲之意，亲自去上海登门向岳父母道歉，以求青萍和岳父母原谅。

周公瑾一进陈青萍家，岳母便流泪数说：上海亲戚家都跑遍了，没有青萍消息。你作死！要把青萍赶出门，你说，现在到啥地方找？

向来自信聪颖的周公瑾，此时无言应答，呆在岳母面前。最后，还是岳母拿主意，立刻去报社登寻人启事。

周公瑾去报社办了手续出来，知道寻人启事最早明日见报，便想去看岳父。

路上，周公瑾突然被报童一声声脆爽的喊叫吸引：卖报、卖报，金店老板被杀，警察悬赏缉拿……

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喊住报童：小兄弟报纸我都买了。你帮我做桩事体再加铜钱。

报童开心：报纸你都买去？要我做啥事情？

对你来说一点也不难，我给你一张纸，简单几句话，你只要一路喊来喊去。

周公瑾拿过一张报纸，从路边店铺借用笔墨，写了张寻人启事。然后招呼一辆黄包车，拉卖报童一起坐着，拿出那张刚写了寻人启事的报纸，说：你照着喊！

又对车夫说：黄包车沿大马路跑，等下加车钱。

黄包车一路跑，报童一路喊：寻人、寻人！陈青萍女士快和家里联系，父母焦虑不安，夫君寝食难安……

这奇特的寻人方式，引人注目。行人纷纷驻足且听且论，连店铺里都有人出来看看，一洋人巡捕竟然伸出大拇指赞赏。

广济医院开业当天，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地方上有关部门几个官员，过来走了一圈看看，赵院长马上把他们安排到酒店吃饭。

附近百姓也就在门口探听虚实，少有人真看病。谁知道下午两三点钟以后，看内外科的病人却多了起来，似乎有不少外地赶来的。一连三天，竟把住院部病房撑满了。

陈青萍心生好奇，想上二楼住院部看看，刚到楼梯口便被劝阻。说要

院长同意才能上楼。

赵院长和内外科几个医生也不露面。

赵院长托人捎来短信：平医生，近日事急，请代为处理一切门诊事务。拜托！忙过这一阵我会和你细说。另，有急事请按诊疗床旁电铃。

陈青萍看信后，去诊疗床仔细观察，果真在白布隔离帘后面，靠墙边有个电铃按钮。觉得这医院有点神秘。是干正经事，还是有见不得人的阴谋？她心里提高了警惕。

有一天，租界巡捕房小头目王朝华，带了两个手下，看到这里突然冒出一家广济医院，有些好奇，特来查探。

他们在门诊各科张望，没什么病人，内外科连医生也没有。觉得有些奇怪。

王朝华见妇科有个女医生在给一个女人看病，就耐着性子等那女病人出来。进去问道：医生，怎么其他科没有医生？

陈青萍问：你要看什么病？

内科，胸闷不适。王朝华发现这女医生很漂亮，就说：你给我检查检查。

陈青萍见这人穿着西装，戴着礼帽，却难掩鬼鬼祟祟样，一双眼睛骨碌碌地在自己身上转，不屑理会。便说：我是妇科医生。

王朝华借机刁难说：那你把内科医生找来。我看你们医院有问题。

这时，王朝华手下进来说：我打听过了，他们内外科医生都在二楼住院部。

王朝华说：我们去看看。

陈青萍感觉到这些人是无事找事，就说：医生是都在二楼救治住院的重病人。你没病找医生干吗？

谁说我没病，我有病——

有病我给你看。

陈青萍走到诊疗床前，借隔离帘掩护摁了电铃，三长两短五下。然后从容地对王朝华做手势，脱鞋躺下检查。

王朝华欲走不走，犹豫片刻，心想，二楼迟早要看，人又跑不了。趁女医生检查之机，摸摸这医院的情况也好。于是吩咐手下，门口等着。

他对陈青萍谄笑着，走到诊疗床前脱鞋，爬上去躺下。

二楼住院部是个大统间，此时，共产党中央领导同志正在向来自各地的地下党负责同志，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布置下阶段工作。

各地来的同志穿着蓝白条相间的病号服，有的人头上或身上缠着沾血的纱布。

电铃骤响，有情况！会议暂停。

赵少康立即布置人下楼查看。

下楼的同志发现妇科诊室门前站着两个人，诊室里陈青萍正在与人周旋，立即返回向赵少康报告。

赵少康马上安排与会代表躺在病床上，拉开屏风隔离帘，偌大会场被分隔成五个病房。大多数病床前挂上输液瓶。

王朝华躺在诊疗床上撩起衣服，听凭陈青萍手拿听筒在胸前游移，柔软的手指碰到皮肤让他感到痒酥酥的。他不禁伸手握紧陈青萍的手，在胸前移来移去说，这里痛、这里——

陈青萍用左手在他手上狠狠拍了拍，抽出拿听筒的手说，不像话！你没病，起来！

王朝华快快不乐起身，走出门对手下说：走，上楼检查。

王朝华一行在楼梯口被阻挡，守护人员说：现在不是探访病人时间。

王朝华只好亮出证件说：公务检查！领先冲上楼。

楼上充溢着消毒水气味。病房里安静肃穆，有的病人挂着盐水在睡觉，有的靠在床上看报。医生检查病人时神情专注，没看到有什么异样。

赵少康上前问：几位先生有何公干？医院刚开业，请指教。

王朝华瞄着他：上海人？

赵少康说：是。请各位去我办公室坐坐。

他带这三人离开，进了院长办公室。拿出一条老刀牌香烟递上，说：请坐，我泡茶。

王朝华接过烟，也不坐下，在办公室里打量一番，看看营业证书。说：走了。以后身体不舒服找你。对了，那个妇科医生姓甚名谁，挺傲的。

赵少康说：你有病找我，可不能找妇科医生。